

既为作家，就要搜集群书，广采风土啊。龙年八月，行囊早备，翌日清晨便驱车去抚远。先要到佳木斯辟食一宿之后，再继续赶路。然这一半的路程就有近四百公里。苍天在上，好心情总是在路上呵，既可观野景，又可摇下车窗，接受些天风，让驾车如初恋情人般地爽快起来。

次日一早，从佳木斯出发，走百里，又百里，再百里，一路上无涯的金稻，古式的野桥，阴郁的民宅，洁净的农场，一一奔来眼底。这就是闻名遐迩的中华大粮仓！北大荒，北大仓，虽一字之差，六十年过去，已有霄壤之别喽。



到抚远了。至今抚远的人口依旧极少，加上外来人口不过两万。遥想八十年代我第一次到抚远，清雅小城，行人极少，偶而一见扛着渔网和鱼篓的渔夫于云水中走过，亦真亦幻，让人不知今夕是何夕。

见朋友的车已迎在路上，温暖。随之驶下高速公路，两辆车子停在浓江边的一家渔家饭店的院子里，吃鱼！在我眼里，抚远就是一座渔城。到渔城不吃鱼，岂不是枉来一回？

抚远的浓江，属黑龙江的支流，龙身龙姿，其健硕气魄让观者顿生骄傲。既为平民类，自然没有座次的掂量、官餐的老套致辞。官场的讲究到了这里，不过是趣谈而已。开吃！木桌上全部

是鱼：炸黄鱼、野生的鲤鱼、虫虫、清蒸鳊鱼、红烧大马哈。连说，兄弟，破费啦。朋友说，这算什么破费，开江的时候，一条四斤重的野生鲤鱼差不多要上千元呢。

用照相机把餐桌上的菜们拍下来：有用胖头鱼片的“塔拉卡”（杀生鱼），吃法与味道极为独特，群鱼里它当中探花。据说还店有一种杀生鱼，就是用板黄，片去两边的鱼脊肉，然后生拌，也特别好吃。剩下的鱼骨用那种吊耳锅吊汤，野趣盎然，啧啧分味，美不胜收。我说，一九八六年，我曾经在这里的侯家鱼馆也吃了顿难忘的杀生鱼，憨厚言拙的老板说，第二天给我做鱼肉馅的饺子。不料，翌日浓浓大雾，赫

抚远之远(外一篇)

阿成

哲人的乌莫日沉(桦木船)无法下江捕鱼，鳃未吃成。朋友说，侯家餐馆？早就不在喽。

每人面前还有一大碗鱼丸汤，凝脂清汤，探进铁勺迟疑地咬一口，味道之鲜美，可称之为天下第一汤也。几位朋友一边吃，一边观赏窗外的浓江：江面上时有鱼鹰和草鹰交替的飞翔表演，成片的野鸭子似伴舞者，不时地变换队形在江面上优哉游哉。远处的荒滩上，一只闲牛正背负群鸟儿款款而行。是啊，吃鱼有这样的好景致，可堪天堂鱼也。

黑瞎子岛

去黑瞎子岛，尚有一段路并不好走，车子驶进了剽悍的荒草之中，在那条扬尘的土道“掩护”之下，下意识地前行。及近江边，要过了那个临时的浮桥才能到岛上去。这可是天赐的体验哪。

黄昏将至，上一岛，原始风貌豁然而至：衰人的草气，土黄的古柳，墨绿的老树，参差的野水，潺潺的溪流，云淡的天空，飒飒的凉意，一一逼入心脾，透入襟怀。踏

入这片让人幸情的处女地，秋空雁度青天远，豪情岂能不丈夫？

黑瞎子岛，是一处天下难寻的古老湿地。岛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野河、野水。野水上浮着片片碧玉似的睡莲，风一过，又摇荡起似盛宴中千百朵醉脸般的野荷花。静谧的四野之中，无处不是一处处，一簇簇，仿佛可以放牧的塔头墩，既环绕左右，又漫上天涯。塔头墩是原始湿地的活证明，它提醒外来人，这片偌大的处女地已有几万岁的年龄。朋友说，这儿的塔头墩，美国人愿意按一万美元一个收购。听说到了美国，一个就可以卖到一万美元。然而，这可是不可移动的国宝啊。

凭着武警朋友的介绍，特许我可以深入岛中腹地。寂静的边境，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在翔翔落落，似乎正在做着南行的准备，而古玉色的蛙类也开始了冬穴的逃逸。荒岛上用绿色铁网横拦着的中俄边界线，静静地隔着生活的种种不同。铁栅栏外的那幢金色的小教堂，在晚秋的夕照下浮映着烟

岚的空蒙。

因获得特许，顺利地乘电梯升到哨塔的顶层。高处临风，俯瞰浓润的全岛，只见岛色雄奇，大江如练。蓝苍的水波上，正烁烁地反射着亿万点金色的阳光，让人有了飞翔般的眩晕之感。风过耳，从远处荡然而来的阵阵浪声，隐隐地浮在桔色的黄昏里，让人又难解这语声的神秘了。那个中国最东方的“东方广场”就在不远处。广场上竖立着巨大的“东”字巨塔。先前，乌苏镇上的被那个称之为“东方第一哨”的哨所，现在看来，这里该是新的“东方第一哨”了。

大江的对面，是中国人称之为“抓吉山”的大鹤奇尔山。山下是俄方的卡扎克维沃沃镇。据说，翻过这座深绿色的大山，就是俄国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哨塔之下的阿穆尔水道，便是中俄的界江。斜阳何处最销魂？岛上黄昏，塔上黄昏。此时此刻，黑瞎子岛已把我的灵魂融入这岛上的晚烟之中了。

晚上，朋友特意安排了顿东北风味的“酸菜油渍饺子”，所谓“上马饺子，下马面”。是啊，“天果有涯行易尽，家虽无路梦常通”。明天就该返程了。此番之行，往返要走两千多公里路，如此看来，回到省城还有七百多公里的路要走呢。

名家新作

大海的手指

陈奕纯

潮汐的舌头

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
大海渺小
天涯空荒
我非我

时刻趴在窗口阅读
假装等我

我睡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我的大海一直漂浮在宇宙之中
你也在昼夜漂游

椰子茶

那些年，我在海角发呆
像很多人那样在三亚的大街上
学习走路
时间消失在纸上
时间站在二十九摄氏度的椰林下傻笑
当然，我恨这时间

总记得那个傻傻的小孤单
椰子茶的香气弥漫
我一下下找寻着泪水里的甜甜
甜甜的最后一味是苦，苦到顶点

潮汐的舌头舔着我的脚趾头
一下比一下甜
好像是蜜
又好像不是
看不见的子夜啊，潮声合唱着
漫卷而上
漫卷而上

好感动这个懒懒的小房间
椰子茶的思念很浅
我一点点找寻你黑暗里的手
手的最后一握是空，空到遥远

谁的谁把故事一件一件挂上天
就像星星
我怎么也数不完

我喊出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眼泪汹涌澎湃
我想她应该是短发
捧着一本《物理》书

哦，椰子茶，大海的一滴泪
浓缩了我想你的所有蜜语甜言
我把夜想白，
把心想烂……



金色的田野

王国红 摄

我儿时的伙伴

王寿印

儿时的记忆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有些事又像电影画面那样在眼前一幕幕闪过。记得幼时曾读过一篇文章《忆儿时》，其中一段文字，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忆儿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一庞然大物漫山遍野而来，概一癞蛤蟆(蛤蟆)也。”这是作者以孩童的眼光记述儿时对事物的观察。想起它，更引起我儿时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总有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跟在身边左右奔跑。它黑黑的毛，下垂着两只小小的耳朵，一对闪光的黄豆眼，冰凉的小鼻子，塌鼻梁，还有一个弯弯的小尾巴摇来摆去。它是一只小狗，聪明善良，从不乱叫，咬人。客人来时，它汪汪两声作为通报，但并不纠缠。家中大姑养着两只大肥猫，它知道那是主人的宠物，友好相待，绝不抢食。它跟着我从后院跑到中院，在二门等候，却严格遵守主人的规矩，从不去前院或出门。

这样一只可爱之极的小狗，没有小黄、小黑之类的昵称，却有一个奇怪的洋名字“雷敦”。我不时地去问哥哥、姐姐，这是为什么？他们都未告知。只好去问父亲，他摸着我的头说：“你还小，等长大后上学以后，我再讲给你听。”看来雷敦的名字之谜只有等长大后以后再解了。

小学毕业那年，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对我说：“你不是想知道小狗起名叫雷敦的原因吗？现在我可以讲给你听了。雷敦是个译名的谐音。你听说过Lytton(李顿)这个人吗？”我想了一下说：“好像是个英国人，曾来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的事。”父

亲点点头，说：“李顿曾是英国外交官。我早年留学英国期间，曾在我国驻英国的使馆中，见过一些英国外交官。他们衣冠楚楚，举止文雅，十分健谈，当时的印象还不错。但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讨论凡尔赛公约，他们对中国歧视、极不公，使我产生了反感……此后，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把捷克出卖给法西斯德国，日本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战争……随后，国联派李顿到中国来调查此事。他屈从于日本人的压力，不认为这是侵略，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助纣为虐，使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帮凶、走狗，令我非常厌恶、痛恨！正当家里议论此事时，你四叔抱来这条小狗，大家就以‘李顿’起名，以不忘日本侵略的国耻(后来调侃地叫成‘雷敦’)。”父亲的一席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只可爱的小狗，承受着一个“恶名”，却时时提醒着我们莫忘国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大家激动万分，我们全家及亲友们几天几夜地沉浸在欢庆中。不日，回到家中却不见雷敦来迎接我，大姑告诉我：“它已去了，我们不忍抛弃它，把它埋在了后院，那堆泥土就是它的墓地。”

我难过了好一阵，采来野花放在“雷敦”的坟前，喃喃地对他说：“你是一只好狗，历史悲剧让你承受了一个‘坏名字’。希望你再次托生到我家，我一定给你起个好听、可爱的名字。你安息吧……”

朝花夕拾

北京世纪剧院上演的天津歌剧院版的秧歌剧《白毛女》，不仅在艺术上超凡脱俗，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对传统民族秧歌剧的复排，引发了笔者对艺术如何在智者的美学关照和拯救下绝处逢生，进行了深度思考。

就在大幕开启前的短暂时刻，一群来自陕北高原上的民间“老腔”艺人，头戴白羊肚毛巾，身着垢深土厚的老羊皮坎肩，羊棒擂鼓，木槌击锣，响器震天，嗓音嘶哑，脖筋暴突，于天地之间狂放忘情地踏歌蹦高，将即将发生的悲剧故事昭告人间。导演李稻川的这一个戏剧前奏的神来之笔，在大幕开启之前，让观众始料不及地被注满了一种浓烈的黄土气息。

场灯甫息，幕布拂去，人们眼前陡然豁朗，舞台上第三度空间的天空上，陕北黄土高原上那独有的千沟万壑，纵横交错，龟裂干枯与贫瘠和悲情融入着的无尽悲怆与苍凉，让人跌入了一种来不及玩味的蛮荒与原始的规定情景之中。在昏暗的舞台面光与顶灯，渐变成一种枯黄紫红相间的明澈与强烈之后，跃入眼帘便是舞台上第二度空间里，杨白劳和喜儿那个一贫如洗，家徒四壁的窑洞内，这一切每每刻刻都在暗喻着悲剧人物身上将要发生的宿命逻辑，全都被导演在幕启后的一瞬间里，交待得淋漓尽致、明明白白。随着音乐的递进，人物和故事展开，观众看到了一个极其熟悉而又完全陌生的秧歌剧《白毛女》。

杨白劳蒙债七天，风雪夜归的焦虑与忐忑不安，喜儿与爹爹

劫后重逢的人伦欢悦，扎红头绳中那凝聚着的父女相依为命的血浓于水，亲家王大春的亲娘那带着体温的玉莛子面，穷人年三十排，引发了笔者对艺术如何在智者的美学关照和拯救下绝处逢生，进行了深度思考。

民族传统的优秀剧目，之所

艺术处理上，贯穿始终的“歌剧思维”之精准诠释，用毕生歌剧经历的厚重底蕴，对歌剧美学自成体系的独特领悟，使《白毛女》重新焕发出了更加鲜活的艺术青春，并在《白毛女》诞生近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又一次彰显出这部经典秧歌剧的魅力。

通过李导的二度创作，产生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爆发力与感染力。对此笔者惊叹：凭借深厚的美学功底，李道川救活了一部戏！这里所指的“救活”，不是否

《白毛女》的再生

孙禹

定《白毛女》自身的思想性和艺术生命力，而是在今天这个五色迷目、七音乱耳的现实社会中，“剥削阶级压榨劳苦大众”的历史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秧歌剧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早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导演李稻川凭借自身的艺术良心，为其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使其枯木逢春，构建起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美学高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永远站立在时代最前沿的精品。

天津版歌剧《白毛女》的导演李稻川，在古稀之年静思冥想，在脱靴而出的美学高度上，再度出手不凡。以自身对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秧歌剧《白毛女》进行全新的美学解读，在全剧导演演

“非遗”的全称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三个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都值得关注，但更重要的是价值的判定和取舍，不能都统统奉为至宝，也不能任凭仍有较高文化含量的事物失去生机或逐渐消亡。

世上非物质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否都有价值？是否都有文化属性？是否都有尚未枯竭的精神能量？是否都能成为具有财富增值价值的遗产？这才是我们必须弄懂的事。

有的事物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或愚昧性，没有多少再开发的價值，理應被現代人遺忘，否則社會就難前進。對此，我們不能為“保護”而“保護”。但有事物曾被冷落或被遺忘是不對的，甚而促成那些事物(尤其是文化門類)的能量日消更是可憐的，理應給予盡力保護。在保護的對象中，我暫先舉出幾個：

一，漢字中的繁體字。我不提倡將簡化字恢復為繁體字，但我却希望當代讀書人(從中學生到博士生)，多多少少(當然越多越好)熟悉一定數量的繁體字。因為它是中國文化的寶貴遺產之一，而且是不可低估的財富。

二，中國的古文。在五卅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用白話文取代古文(尤其是八股文)，功德很大。但把一切古文(包括八股文)統統視為打倒對象，使很多人對古文越來越陌生，這也是對真正中國文化的矮化、淺化。必須正視：中國的某些古文，潛存的思想高度、見識深度、文字辭采都不乏高明之處，有的甚至超過不少的今人。

三，古體詩詞。今天名詩、詞、歌、賦的藝術作品仍很多，但那不叫遺產，只能稱之為“新產”，其中還不乏“洋產”。而真正古體的詩、詞、歌、賦，是有特殊的界定和要求的。例如詩，至少要講求格律、對仗、韻腳。而詞，除了詞牌有固定的名稱，和由上下

確和有美感，把詞寫得準確無誤而且力求在選用上爭取最佳，把句寫得無違語法而且文采；三，形成嚴肅的寫作風尚，下筆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至少言之有用！

我雖然同意甚而提倡電腦寫作，在鍵盤上敲字、敲詞、敲句，也不反對把文章、作品寫得頗隨意，對某些無序的思想和語言也能諒解，但我又十分看重傳統書寫習慣中的優質因素，並將其視為應當保護的遺產。

中國的“非遗”太多了，舉不勝舉，我不過信口說上幾種而已。希望有興趣的人繼續想，多想想！

世象雜談

那也是宝贵的「非遗」

毛志成

阅两部分组成之外，也要有严格的声韵讲究。此外，无论是诗、词还是歌、赋，以及包括曲在内的其他文体，在语法和修辞上(包括意趣上)也都有一定的古香古色之意。

四，以咏叹大自然之美为主体的文字制品。如山水诗、田园诗、草木诗或侧重于写自然风景的散文。必须承认，在工业化、商业化为社会大风向的今天，赞颂大自然之美的文学作品已经奇缺，有日趋绝迹之势。为此，必须保护那些具有很大美感的遗产。

五，“文以载道”的理念。中国古代曾把“文以载道”的理念视为文字表述或语言表述的主旨，大都立足于“有为”，看不起“文丽而无用”。权且不谈其中所指的“道”或“有为”有多少封建因素，有无落后意味，只要是它重“道”而且力求“有为”就有一定的精神品位，总比将个人功利或婚皮士习性看得很重的作家要好些。因此“文以载道”的理念本身，也是不可丢弃的遗产。

六，中国的书写传统习惯。所谓书写的传统习惯，包括三点：一，使用传统的书写工具，主要指笔墨；二，掌握传统的书写技能，首先是把字写得正确和有美感，在键盘上敲字、敲词、敲句，也不反对把文章、作品写得颇随意，对某些无序的思想和语言也能谅解，但我又十分看重传统书写字习惯中的优质因素，并将其视为应当保护的遗产。

中国的“非遗”太多了，举不胜举，我不过信口说上几种而已。希望有兴趣的人继续想，多想想！

世象杂谈